

7

长篇
小说卷



木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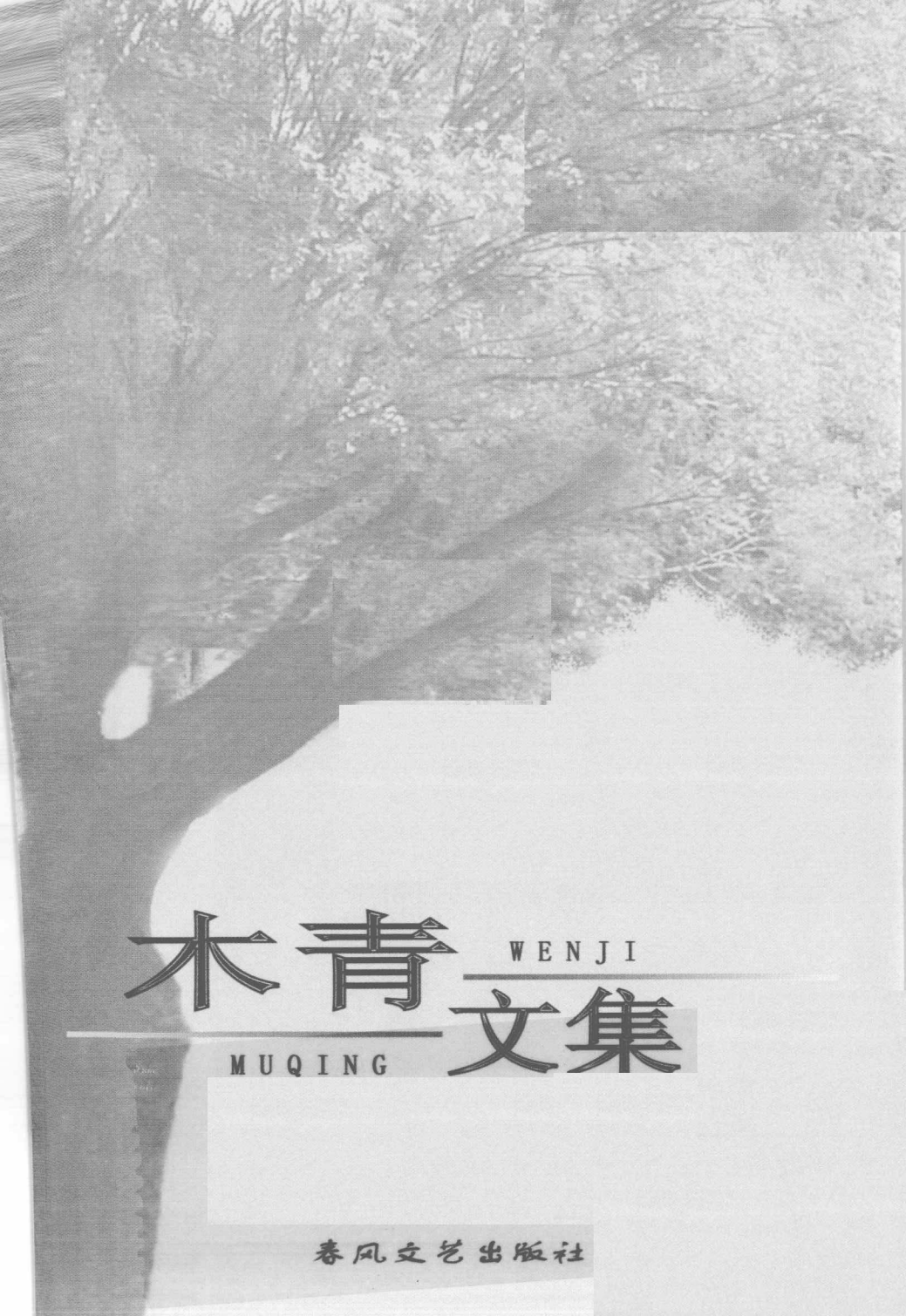
WENJI

文集

MUQING

钟情恋情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木青 WENJI
MUQING 文集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钟情 1

恋情 225

钟 情

灵魂的折光

《钟情》代序

单 复

作家木青，在一个大时代的背景（“文艺整风”、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）下，通过爱情的纠葛，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，让他们在读者面前亮相，各自袒露自己的灵魂。

程小春，才华出众的音乐学院教师，颇有名气的音乐家；舒歆，美丽羞涩的戏剧学校学员，话剧舞台上的一朵花。他们在一次联欢晚会上一见钟情，从此深深埋下爱情的种子。但好事多磨，政治风云和历史的误会，把他们抛上了坎坷的道路，使他们在缠缠绵绵的爱慕和思念中，阴差阳错地分别与毫无爱情的人结了婚。但他们两颗善良美好的心，却始终梦魂萦绕地互相吸引着，思念着。小春的一曲《思念》倾诉了千种相思，万般恋情，引人泪下。他们“大团圆”的喜剧性结局，令人不禁含泪微笑了。

木青有意地把关瑛和舒歆相对比。关瑛，这个黑黑瘦瘦，心胸狭窄，嫉妒自私的音乐学院学生，以爱情做赌注。她追求小春是别有用心的：“我已横下一条心，先嫁给他，

利用他一下小小的名气，把自己的位置固定住，然后不满意再把他蹬了，另攀高枝！”在临近毕业分配前夕，她果然“背水一战”，抢在美美前面（她最妒忌的是美美）不知羞耻地全身赤裸着悄悄缩在小春被窝里，让小春毫无防备地掉进她精心设置的陷阱，成了她的猎物。借着小春的“光环”，她达到了毕业分配时受到照顾的目的。而当“政治风暴”一来，她就卑劣地出卖自己的丈夫，把小春这个被批判对象给一脚蹬开了。

美与丑、善与恶的鲜明对比，在关瑛和舒歆的爱情上充分显示了出来。而这，也正是作品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之所在。

美美是很可爱的，这个活泼、爽朗的好姑娘，她也深深地爱着小春。她为小春上了关瑛的圈套，而气愤、焦急、忧虑；她了解小春，知道他心里装着的只有舒歆，她不愿伤害他们。她不忍心，宁愿在心里苦苦思恋着。毕业分配时她自愿报名去大西北，后来不幸被癌症夺去了年轻的生命。小春得知她早逝的消息，如五雷轰顶，他为失去可爱的“小妹”而大悲伤。在木青塑造的众多女性画廊中，美美的个性是很突出的。

王霞，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塑性极强的姑娘，她出于一种逆反心理，对把她不当人看待的丈夫进行报复。她有时似乎很坏，有时又似乎很好，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女性。她时而“破马张飞”，时而像温柔的大姐。她是舒歆的守护神，怒其不争，哀其软弱，爱其善良。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下，她救了被“红卫兵”扔在垃圾桶边的宣传部长。此人后来提升为文教书记，她居然成了书记夫人，历史真会开玩笑，这是疯狂时世导演的一幕喜剧，令人啼笑皆非。木青

说：“时局疯狂了，人也疯狂了！”在那疯狂的年代，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不能发生呢！

木青用他冷峻的目光，凝视着历史的进程。

在政治运动与爱情的灵魂折光中，华实、刘少营、刘莉、张芝华诸人的丑恶表演，也写得淋漓尽致。在他们身上，折射着时代的阴影。木青的作品，应该说是富于时代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1991年5月1日

你是谁？
为何如此陌生，又如此熟悉？
唔，陌生，
是因为你无与伦比的美，
哪怕靠近，抑或说话，
都会感到胆怯；
尽管我知道，你的美与善良
反增加了你的苦难与磨砺！
唔，熟悉，
是因为你即是我追求的理想情侣，
纵然一笑，抑或一眨眼，
都会令我心悸！

尽管我知道，你和普通人一样质朴，
毫无孤芳自傲的痕迹。
那么，你究竟是谁？
能否向世人布告真谛？

啊，你是我的，就像我是你的
换句话说，是一个无法分隔的整体
真正的爱情
从来不用你我这类生分的词句。
如同你的名字，
既舒展又亲密，
是挚亲挚爱的又一别称，
是完人，是纯金！

——作者题记

第一章

一、他和她

这是一九八二年第一场春雨。起初淅淅沥沥，比毛毛雨略大一点。渐渐地，越下越大，以至最后简直像决开了天河，电闪雷鸣，一股脑儿地倾泻下来，天地间一片灰突突，白茫茫，仿佛成了一个水的世界。

程小春站在马路的绿化带边沿，木然地任雨淋着，眼睛透过快速流动的雨帘，几乎是一眨不眨地望着对面那幢楼中的一扇窗子。这扇窗子，他是那样的熟悉，纵然有成千上万扇窗，他也会一眼认出，而且绝不会有半点误差。然而这扇窗里的房间，他却不曾进过。那还是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

会，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同学，随便指指这片窗户中的一扇：“瞧见没有，那窗框一角有点破损的，就是舒歆家的窗子！”从此，他生活里有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，逢心情不畅，就跑十多里路程，来看看这扇窗子，一看就是个把小时，当然，他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以免引起路人注意。至于这

扇窗子里边到底是否住着舒歆，或者在这两年里舒歆是否已经搬走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路上几乎断了行人，连汽车也跑得飞快，而且前窗雨刷不时地摆动。对面门洞里的孩子，一齐拍手叫：“下雨啦，冒泡啦，老师戴草帽啦……”不知谁家窗子飘出了流行歌曲：“我等你，我等你……”

程小春已经开始打颤，上下牙齿一个劲地磕打，那雨水，就像从头顶往下倒，哗哗流得甚急。此刻，他纵然手搭凉棚再望那窗框有点破损的窗子也不大可能了。因为不管怎样，雨水都会顺着边沿流进眼睛，遮住视线。无奈，只好不情愿地离去。他缓缓地侧过身，刚迈步，就听对面门洞里的孩子又换词喊道：“下雨啰，冒泡啰，傻瓜撒腿跑啰……”小春心里好酸，直酸到鼻子眼睛，好在下雨，看不见眼泪。他问自己：“你真是傻瓜吗！”回答：“不，我不傻！倘若我连这点傻气都没有了，那……还活着干什么……”他不后悔，一点一点都不后悔。从小的教养，乃至后来生活给他的启示，都使他坚信：“诚挚，是最美好的品德。”有了它，心安理得，没有它，常常愧疚。过去的路，不容选择，现在，尽可自己做主，何况，年龄和成熟大体是一致的。今年他已四十七了……

小春的脚步逐渐加速，最后索性跑起来，反正已经淋透，再避雨已毫无意义，甚至反会更冷。由于他只顾飞跑，没注意迎面走来一位打花伞的女人。那女人也只顾快走，况且许是为防雨伞被风鼓翻，拉得过低，看不见前边，以至两人差点撞在一起，好在小春反应快，急刹车，赶紧侧身，只刮了一下伞。那女人忙把伞举起，瞧瞧这个雨中人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她满以为自己闷着头走路撞了别人。说完，

又拉低伞走起来。不料这时的小春却目瞪口呆了，下意识地脱口而出：“舒歆？”这话虽属自言自语，却让离得太近的一方听到了，旋即转身，愣愣地再举起伞看这雨中人，不由得大惊：

“是你！小春？”

小春浑身的热血一下子上了头，激动得愈加打战：

“我……到底……见到了你……舒歆……”

舒歆略一迟疑，上前和小春合用一把伞：

“你干什么去了，怎么浇成这样？”

“我……去看一个人。”

“……是情人吧？”

“你……开我玩笑？舒歆，你可好？”

舒歆沉吟片刻：“很好，一切都很好！”语气斩钉截铁。

“啊，啊！”小春双手抹完脸上雨水，又撸袖子上的雨水，眼睛一直没敢正视舒歆。

舒歆又问：“你还一个人？”

“还一个人。”

“怎么不找一个？”

“不想再重演历史悲剧。”

“这可不是真话。我听说过你的风流韵事了，尽管我们大家都很同情你。”

“你认为那也是我的不光彩历史吗？”

小春渐渐恢复正常，不那么抖了。

“谁知光彩不光彩，总之是历史。”

小春半天没说话，陷入痛苦之中……

舒歆问：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

“……我真不希望你把我和那些乌七八糟的人放一起来

说，你应该了解我……舒歆。”小春这话几乎是哭着说出来的。

舒歆后悔刚才言语过于唐突，紧忙解释：“小春，我了解你，你从来都是我的好哥哥，你别难过呀……”

小春突然扬起满是泪花的眼睛：“舒歆妹妹，你刚才问我冒雨来干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来看你的。两年多了，我一憋屈就跑出来望你窗户……”小春说完，冲进大雨里，跑走了。舒歆好像方才醒悟，跑上几步，扬手喊：“小春——小春哥哥，你等等啊——”

冒烟大雨把舒歆的声音吞食了，也淹没了小春渐渐远去的身影。

二、她

程小春扔在雨地里的不是一句话，而是抛进舒歆平静心湖里的一颗石子，掀起的也不是深深的涟漪，而是震耳欲聋的轰鸣。她困惑不解地回到家。不过早已不是那窗框一角有些破损的房子了，而是一小套洁净而漂亮的新房。五年前，她终于和那压根儿不爱的男人离了婚，大女儿归了爸爸，念高中；小女儿留在自己身边，进了舞蹈学校。痛苦的往事已深埋心底，只不过时而像针扎一下疼痛而已。眼下，她的生活，确如湖水一样平静，若说有少许的浪波，那也是因与初恋的朋友通信或见面引起的又苦又甜的回忆。

她万万想不到，这个比自己大七岁，更是比那初恋朋友高出几届的音乐学院作曲系高材生，仅由于小时一次联欢相识，竟会至今还在想着，或说……爱着……她真真感到慌乱和不安了，这么多年，她怎么一点都没觉察到呢？不，应该

说有觉察，只是不敢往这上想啊！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

一九六〇年的一个夏夜，音乐学院与戏剧学校联欢——这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出现的某种政治缓和。当时，作为戏剧学校学员的她，仅十六岁，羞涩地躲在人群后，不好意思露面。在其他单位已被禁止的跳舞活动，却意外地在这儿出现了。据说是某大首长发了话，并要亲临“指导”。当然，校门和礼堂门是把得很严的，外人一律禁入。乐队起时，男同学纷纷请走周围的女同学，她一则不大会跳，二则也怕。也不知怕什么，于是继续退后，一直退到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，好奇地窥视着翩翩起舞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同学。这时，她的目光与对面不远处一位戴眼镜、浓眉大眼、身体瘦削的男同学目光相遇，她像触电般赶紧垂下眼睛，可当她再次抬眼看时，竟吓一哆嗦，那男同学还在看她，为稳住自己，也为防对方来请她跳舞，她装作有事的樣子跟左右的同学搭话，而眼角，却依然斜视着那男同学，这回才看清，在这男同学跟前，还一左一右有两个女同学。左边的黑瘦小巧，眼睛溜圆，举止有些做作，笑也不大自然，但靠他靠得很紧；右边的似乎是个混血儿，眼窝深陷，高鼻子，白皮肤，动作大，无拘无束，尖细地笑声不时传来。这下，她反而松弛下来了，不必再担心对方请自己了，因为那男同学想跳，是可请左右的任何一个。然而，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这位穿西服敞着怀的男同学，竟撇开跟前的女同学，径直朝她走来，学着西方人邀舞的样子，向她俯身，将右手一捂前胸，然后张开，意即请——。她着实慌了，不知所措，拒绝？太不礼貌，据说，那近似于侮辱。而从心底说，她一点都不讨厌这位男同学，换句话说，他文静高雅得令人可爱，只是刚才他在那两位女同学面前显得过于严肃了。没法儿，

她红着脸接受了，不过，一边伸手一边声明：

“对不起，我不会跳。”

身边的戏剧学校男同学跟着起哄：

“她会，跳得可好呢！”

“什么呀，瞎说！”她瞪一眼同学。好在是跳慢四步，低着头随着对方的脚步往后退就是了。那男同学笑笑说：“你不会跳正好，我也不会。这样，你踩我脚，我踩你脚，谁也不怪谁。”她没搭茬儿，心直跳，过去只跟女同学练过两次，却从不曾跟任何男同学跳过，何况，又搭肩膀，又攥手。虽然她明白如今自己已不是一般的毫无艺术细胞的中学生，而是正儿八经地跨入了艺术大门的第一道门坎，将来还要上台演戏哩，这么羞羞答答还行？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她，总觉得不好意思放开，尤其在现实生活中，她做不了戏，也根本不想做戏，她要表现出一个真真实实的“我”。

糟，跳着跳着，那男同学又说话：

“你是话剧班的？念几年？多大了？”

她把头埋得很深，头顶几乎碰到他前胸，滞滞扭扭答：

“刚念完一年……十六岁……”

“把头抬起来，干吗低着头？将来上台演戏也低头？嘻嘻。”

这话还真灵，她把头抬起来，只是脸红红的，那难为情的眼睛只顾微笑：

“你笑话我？”

“不，你是小妹妹，我干吗要笑话？对了，咱们互相介绍下吧：我叫程小春，记住，别忘了，作曲系刚毕业，留校当助教，虽然我那么希望到文工团搞创作。妈妈坚决让我回北京，而且联系好了海政文工团。现在不行了，服从组织分